



蹈海集

六

~ 16  
3370  
5



門 16  
號 3370  
卷 5



踏海集卷之六

攝津服元雄仲英 著

東都井周愛士春輯按

序

送松前侯詩序

據地志。我先王疆理天下。荒服之外。毛夷攸居。其  
接壤於我。邦者為南部。其界於海。以處焉者。為北  
部。聲教之所不暨。禽獸畜之。至桓武之時。以坂上  
田村麻呂為征東將軍。薄伐毛夷。攘之於北荒。因海  
為塞。區別內外。與羽之間。至今稱坂上將軍威化矣。



42-11128

北部凡百餘落。地方可數千里。率負海依山而居焉。左衽徒跣。目不知文。言語不通。漁獵爲生。種類雖多。俗略同。其稱奧蝦夷者。部落數十。西北界于韃靼。限之以海。又距北部數千里。東北際天地。國于大海中者。以十數。此等諸種。我邦之人。舟楫所不及。隔絕不通。蓋傳聞之云。侯之先世起于若狹。略定北部。爰開城邑。國于松前。毛之南界。東西松前者。俗始同我邦。而其羈屬諸毛。猶尚自若其故。然歲時會長。各貢其所有。朝于松前。盡受其政令。莫有敢叛者也。方神祖膺籙之時。命爲封國。封疆無略。掩受諸毛。永

爲國家東北大鎮。而以其邊竟之事。備豫不虞。朝覲不比他服之例。率五六載一朝。以述所職矣。今茲某月。今侯以其介珪。朝于東都。熊皮鵬羽。琅玕膺肭。貢獻具備。而車服之賜。亦若其舊章。禮畢。旌旆將北。雄謁侯于藩邸。再拜稽首曰。侯旣承藉先世。當國家東北之任。而寬厚莊整。藹然德度。形于容止。且邦政有暇。頗修文學。以率羣下。蠢爾毛人。寬以綏之。莊以制之。被之以文教。則自彼先王聲教之所。不暨至今。自若於左衽之俗。莫不水順陸服。靡然相率。慕嚮我國家之盛者。是侯之所以恢廓祖業之效。豈

非莫大焉哉。僕夫戒矣。車乘備矣。載驂載駟。鸞聲嘒嘒。敢作詩十二韻。歌之以應其節。爾

送曇龍上人序

曇龍師將歸西肥省。其太翁乞余贈言。余曰。道之不同。不可相爲謀。我夫子云之。竺法氏人。其道既異。于我。則師與我終不相爲謀。將如秦越之人。可以已乎。姑舍諸。我。以我所以同于師者言之。其唯詩乎。萬象森森。流動不息。日夜相代乎前。師朗誦貝文。遊戲有暇。則以其餘響。宮之商之。試隨眼界。推遷瀏亮。發口若出金石。山耶水耶。峨峨焉洋洋焉。我每聞之。合掌

點頭。以稱善哉。頓知其志之所在。師無隱於我矣。喜怒哀樂之不靜。我所未免。苟有所觸。以形于呻吟者。師或有聞之。則曰。其聲喜怒之因也。其聲哀樂之因也。天耳之通。雖千里外。我無逃於師矣。是我所以同于師者。其道蓋存于目擊。若寄之翰墨。則西肥之逃。三千里而遠。猶交臂於十笏室內。不隱不逃。存乎師與我者。縮地而至。不差毫釐。不其然乎。師行矣。想方趨庭之日。太翁聞其宮商。亦將必喜曰。吾兒克奉無以言之訓。以成斯瀏亮之音。則其遊戲所爲。莫亦有以比斑衣之舞邪。於其將別。申之以歌。歌曰

海冥冥兮白雲飛陟彼岵兮望庭闈君有神通飛錫  
去蒼波渺兮片時歸

金井侯四十壽序

寶曆甲戌之秋九月二十有九日維金井侯降自嶽  
之日而為大夫士者所謂強而仕之歲也以雄周旋  
臺下有年命陳一言以獻萬壽雄也小人芻蕘之言  
何足稱揚大人君子壽考哉雖然吾儕小人居恒私  
有仰望于侯則值此皇覽之辰趨下執事前敢不頌  
禱之乎千乘之富何欲而不可得焉佳冶窈窕鐘鼓  
管籥唯其視聽所適若狗馬弋獵投壺擊毬苟意之

所至物莫不至是千乘國君各有斯富以從其所好  
者也侯既有斯富有而若無苟意之所至唯詩是至  
亦從其所好風詠卒歲每有四時佳賞延雄筆邸館  
壙簾相和則不知其身之為貴也蓋侯之所以深于  
詩者豈翅摘藻如春華協諸律呂之云爾哉其所稟  
於天溫柔敦厚之性如鼓瑟琴和樂且湛國君尊重  
雖兄弟之親濟濟踰踰進退有禮嚴如朝典非復家  
人父子之比而侯於豹隱公子友愛天至鄂鞞之美  
與揖讓相仍螽斯振振之祉又足以徵其刑于君夫  
人及諸勝妾閨門雍容之化施及家邦一藩人士封

內衆庶其教所被亦成其風是侯之所以深于詩者非耶有德者必有言宜其發于風詠者爛然有黼黻之章矣且也侯世家所系源出國家實自開國之先方統一時與諸元勳克咸厥功茅土之封屏幹一方允諸侯班帝鑑殿爵朝散大夫者爲之祭酒奕世相承

德廟之朝先侯以國家元老爲風化之首二十餘年侯少長其間萬機事體百僚準則明解達練不啻如指諸掌而已矣一旦促裝承堂構之基正廊廟之位入爲風化之首則吾東方六十六州之大亦如其

封內聲教所暨至吾儕小人編戶之氓誰有不蒙其福者乎詩之所至禮樂尋至三代之盛於是乎觀焉其兆蓋在所謂強而仕之歲九月十月之交維嶽降神之日當此之時雖復吾儕小人抃舞仰望敢不頌禱之乎詩曰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侯其有是哉侯其有是哉

送竹太冲奔母太人喪序

會業之日太冲後至面有憂色容止異常謁家君曰今日將詣門下會有驛書報爲盈也母者有恙盈辭父母遠從夫子受業久矣今聞其臨病欲一相見方

寸亂矣。請從此辭。家君曰：孝哉！竹太冲病，則致其憂。子從我學禮有年，今且歸家，以其所嘗學事親，不亦善乎？大舜之孝，親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子速省視，乃爲詩送之。有嚙指，易爲感句。厥夜，凶問尋至。余驚遽，吊之，則匍匐號哭，視余口不克言，慟絕甚矣。余扶而起，之曰：子非吾黨，習於禮者乎？喪禮唯哀爲主。孝子喪親，惻怛痛疾，何所可忍，而禮教有制，使若子至誠哀有餘者，不至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且太人在上，不敢伸其私，尊子其安心。下氣修奔喪之禮，齊蔬之服，飭粥之食，望其國竟哭，至家即位，成踊，衆主人諸

兄弟若鄉黨吊者，莫敢不哀。人將觀焉，曰：竹氏之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母太人靈在殯，亦當必謂吾兒自幼行學，今旣若此，葬祭以禮，孝有終始，瞑無所恨行矣。自愛，日行百里，勿以夜行。時東方未明，衆星耿耿。太冲受諸友吊，誓顙遂行。

踏水訣序

道之於事，至於父不能以喻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而至矣。踏水有道，肥人長順，受之於其父，亦能至矣。顧其父有能以喻之者，與旣已父喻子受，雖亦他人苟有其器，則可與言水，所以有是訣者也。吾旣匪魚

彼水哉者。不以其道蹈之。則不遭驪龍之寤。固鮮矣。道之不可以已也。使苟有其器者。濫觴於是。盈科而進。岷江之大且深。我以道相造乎彼。不啻若從枕席上過而已。抑及其至也。聖人猶以爲鬼被髮行歌者。吾知其爲長順氏之徒矣。長順本姓村岡。今冒小屈名。常春爲肥後侯茶博士。余於彼邸素知之云。

送扶搖公子之常陽序

世稱賢公子。不以貴驕入。能致天下之士。其士亦有穎脫之器。緩急更爲之用。功名俱著于史乘。凜乎英風。曠千數祀。莫之與盛者。信陵平原二公子。蓋其尤

也。而二公子生金革爭鬪之世。各與其國存亡。一士得失動爲一國輕重。則交際所務。壹在攬其志。卽執轡愈恭。一切之宜。或有恐爲之者矣。其稱上客侯嬴毛遂之徒。皆勇敢果決。臨事可用。苟非其用。我未知二公子遇之如何。以門下數千人中。莫有一士挾書自鄒魯而至者。一時若孟嘗者。爲任俠姦人之叢。抗衡相傾。觀之二公子所養。概而可知。戰國危急之際。風尚所及。雖亦二公子不得不然。佐伯藩。醫知公明語。余曰。吾藩有扶搖公子者。實寡君叔父也。公子性邃文學。豈弟愛士。其在國也。凡見一士嚮學者。喜而



親之謙而禮之國中人士靡然歸之其中爲國之彥者往往成鄒魯士風固公子之化也屬者始東東則未遑下車先致都下諸縉紳輒執師友之禮若恨相見之晚余曰誠若子言公子者得非信陵平原之流而敦于詩書者乎後與二三社友謁諸邸館其於我輩不啻若公明所語而門下之士亦侯嬴毛遂之流而有鄒魯之風者數輩侃侃如也闇闇如也今茲丁丑春三月公子出爲水藩世卿山野邊君貳嗣下日將赴常陽公子曰今吾將行諸子各有一言半辭送我吾所以待諸子者爲無所失余趨進曰公子待士

無論用與不用苟有嚮學者喜而禮之諄諄焉惟恐其業不成熟與信陵平原方當其用務攬士志且是行也出爲百乘命卿之嗣孰與信陵救趙平原至楚况乎門下之士侯嬴毛遂之流而有鄒魯之風者數輩相從任羈縻之事可謂翩翩清世之佳公子者哉然則我輩不能從者請計公子至常陽之日皆東嚮頌願曰豈弟公子福履綏之是我輩所以送公子一言半辭者止於茲而已矣公子名雲翼字子南扶搖爲號云

送滕子宥赴駿府更衛詩序

采薇遣戍役也。其詩曰：不遑啓處，玃狁之故。文王之化，猶有疆圉之役。方今吾邦，宇內清平，無擱然登陣之警，垂二百歲而安，不忘危。軍國之政，率由舊制。凡朝士秩三千石至二百石，無職掌通仕籍者，爲三番郎。一曰扈從部，一曰書院部，一曰大番部。扈從部十隊，書院大番二部，各十二隊。三部隊帥一人，番郎五十人。扈從書院，其帥秩萬石以下，至五千石，而番郎多舊勲，裔胄侯國支封者，故帥進退爲優率之大番帥，秩萬石以上，爲列侯，職其待番郎。比扈從書院差頗降，各有直廬，實爲守衛，兵備而大番部歲遣二

隊爲西京留臺副衛，常以孟夏爲更衛之期，至秋八月大坂亦如之。書院部以九月十月之交爲期，遣一隊副駿府之衛。三衛率爲朞月之役，扈從部不與焉。國初至于今日，雖時有權宜之制，此其大較也。勝君子宥以良家子，夙補書院郎。君素有文翰之好，與于吾社盟，把臂二三子，間久矣。今茲庚辰之秋，次有更衛之役，諸子詩其行色，意匠各競。余亦歌四韻以別，且告之曰：番郎之任，比漢羽林騎，五兵之伎，以爲用。今且鳴弓舞，稍顧眄，試武之場，示可用者，非特君精於此伎，五十僚友，孰非其人，而文明之世，各養其

銳以供守備之具而已。雖有穎脫之質，末由少見其末也。若夫君耽耽虎視翰墨之場，一縱一橫，逞用其鋒，所向披靡。當此之時，五十僚友，孰有並轡共馳者乎？且今日之役，非有不遑啓處之故，則朞月間，君可壹意用銳者，不外於與我平日周旋之場。何憾乎？索居之有於是，諸子喜且稱曰：「赳赳武夫，吾黨干城。君其干城，吾黨者哉。君其干城，吾黨者哉。」

記

鵲巢亭記

百畝之地，接于莽蒼之野。麥禾攸宜，播藝不失其時。

而室無輪奐之美，蕭然居於竹中者，子昌將無所下。耶子昌嘗謂余曰：「唯我朝夕之不暇，就閑于茲，率一月中一再過耳。方其偷半日之閑，非敢杜門卻掃，謝長者之輒然雜賓，猥至。又非我好，二三君子或有辱于茲，至而不迎，去而不送，我在可也不在可也。若其擊鮮醜酒，方丈斯陳，亦唯諸君所自供，保壽不與焉。芋魁之羹，菲蔬之茹，亦唯取給於園中。庸詎恩保壽之爲，而優遊風詠，亭無常主，是所望於諸君也。一日家君携一二子而至，至則覺有灌園之趣，而主人不在。入室若歸，乃饌乃飲，坐於斯，臥於斯，各自取適不。」

唯竟日省應對之煩。又不知誰爲賓且主。子昌之望。於是乎副焉。家君曰。維鵲有巢。子昌有焉。維鳩居之。我輩居焉。遂題鵲巢二字而歸。子昌喜以名于亭。亭在城西澁谷。子昌者。小河原氏名保壽。歡於余舊矣。工于書畫。頗事風流云。

勢州國司北畠神君祠記

傳曰。民者神之主也。苟有其主。神將焉之。祠神君於斯。曷爲祠焉。以其免裘之地。而因葬焉。神君之先。君于勢數世。曷爲不祠神君之先。而特祠神君焉。以其德遠且至矣。凡人之情。敬成侮敗。神君之先。勤王南

朝爲國司于勢。遂據有南勢。及逐鹿時。與隣國虎視。角雄歷世。至神君爲織田氏所逼。身殺國亡。北畠氏忽諸。而神君有功德於勢之民。莫有聞焉。曷爲勢之民不敢以敗之故。侮之至今。祭祀不息。奉之如在。抑神君之德。何有於勢之民。而得之於斯乎。勢之民之奉神君也。非敢有意報神君有功德於其祖。而巍然祠壇。營之子來歲時。伏臘祀事。孔明俎豆。斯列蘋蘩。斯薦水旱厲疫。凡百之故。未嘗不於是乎祈禳焉。不教而誠。不戒而肅。觸物而感。如葵向日。有不期然而然。夫德之聞者。非德之至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至

其莫有聞焉者遠矣。至矣。神君之德。民無得而稱焉。其莫有聞焉者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曷爲神君歆勢之民。而勢之民祀於神君焉。勢之民者。神君之主也。主之所有。神乃格。止神君不歆於勢之民。其將焉歆神君之神。千百載食于勢。而與其民終始。勢之民奉祀其祖。所君不絕。其謂之北畠氏。未嘗忽諸。固宜矣。神之永止。其祠穆穆。照臨下民。降福無疆。神乎。神乎。無聲無臭。其德遠且至矣哉。

逍遙園記

園名逍遙。宇和島侯與其所善列侯若賢士大夫會

心于茲。所謂有濠濮間想。以同其遊者也。或曰。將無待于茲耶。曰。否。侯且惡乎待哉。夫南面稱孤之人。而欲巖居川觀。苟逢我所適。以逍遙則華堂雲構。今之所有。沈沈者如坐塗炭。一彼一此。必從我所適。脫躡我所不。適足以快意也。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侯不然。侯之就國。其封內山川有魏魏然者。有湯湯然者。俯仰取適。逍遙自恣。不可一二數。而迭歲東觀。則逝矣。西土焉有待於彼。而能適於此乎。不待於彼。不待於此。此而取適。春日遲遲。歲云秋矣。絲竹在傍。旨酒盈壘。言詠彌日。式謙以衍。列侯往焉。賢士大夫往焉。

如雄葦亦往焉。大鵬乎。斥鴳乎。斯於逍。斯於遙。各適其適。侯遊于其間。昭曠合真人之致。軒裳圭組。布衣韋帶。物之與我。同焉相忘。亦且逍遙自恣。是侯之所以名園者。其然不其然乎。若夫園之所勝。題詠凡十侯。乞某某侯。各分賦之。扁亭壁上。雄也何言。

夢記

不知其始。不知其處。春日熙熙。塗遇大人。千乘萬騎。簇而至。雲旗蜺旌。彌乎十餘里。和鸞之聲盈耳。前驅稱驛。余避伏下道。大人問其御。彼何人也。御唱余名。兔興於傍。跳而超。齧有一人。宣言曰。獲焉者。侯衆逐

之余。亦從焉。至中林而廢。弗及將歸。齧不可超。先彌乎十餘里者。望之亦不知其所之。恍然自失矣。渴甚。遠聞泉聲。鏘鏘跡聲。而前道狹。荊棘蒙密。僅可通。入行數十步。泉聲漸近。而道愈益狹。荊棘愈益蒙密。所觸刺體。殆不可通。踟躕而出。得一大溪。始達泉處。緣溪而行。且行且飲。吾其夸父乎。岸上見二人爭取遺金。余走避。一舍自戶隙窺之。二人搏而不已。弱者倒強者左。捽其頭。右攫其金。絕叫而去。聲不絕耳。其人已滅矣。回顧舍中。婦人在褥。赤子匍匐。就懷。婦人自若。臭達于遠。殆不可言。乃知赤子食於其死母者也。

路海集 卷之六 十三  
余熟視之。泣下數行。哀慘甚矣。主人自左廂出。恬無戚容。揖余。似面相熟者。導上東堂。歷廊而進。省識曲折。則舊過處也。堂上先已會者。凡十餘人。至則各與爲拜。余亦答拜。皆反坐。余亦就席。有近者。有遠者。有舊識者。有新知者。有未嘗相知者。有嘗既爲死。今也在斯者。余竊怪之。主人命饌。帷帳具置。如列侯童子。裸裎行酒。獻酬良久。款曲雜然。先哀慘者。亦復忘之。酒酣。困甚。私起避之。步於中庭。數匝。不謝而去。彷彿遂登四隲之丘。須臾。天旋地轉。俯仰異觀。所嚮無方。非華非岱。有暹其隆崇者。非江非河。有擅其浩汗者。

瀾池郊原莽然。無際雲蒸雨施。草榮木實。將爲春焉。將爲秋焉。閭閻城邑。往往碁峙。其間千品萬象。凡目之所寓。如指諸掌。不可一二名狀。於是氣逸神馳。有將周流四極之志。泠然似御風者。欲已不能。任其所之。忽忘遠近。直至一處。笙聲膠亮。樓閣豐敞。觀一麗人。憑軒檻。眄余而笑。乃歌曰。有旨酒兮盈我壘。花復阜兮誰及時。余欲和之。彷徨樓前。足有足音。厲起于後。長丈餘。被髮杖戈。眼光爛爛。怒而從余。余倉皇欲走。俄蹙繁散而逃。追急。左右無徑。欲匿樹下。忽覺墜井。若自天降。未知所止。空中有附耳喚者。遽遽爾覺。

流汗洽體良久神定矣童子在側曰先生厭乎奚爲  
聲氣之急也時漏鼓未至四更青燈耿耿四隣蕭寂  
嗟乎悠悠三萬六千日今之覺者亦將無是夢耶感  
而記之

武藏國府中國分寺碑記

在昔聖武之朝崇重釋教下詔天下每國肇造僧尼  
二寺一曰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僧員二十人一  
曰法華滅罪之寺尼員十人總稱國分寺各有封田  
國司歲收其租資給養之僧尼之員有關隨而補之  
凡國有水旱之變禱請救之朝夕掌香火之事誦讀

仁王最勝王等經彌裁兵遠羣疾祈國家福祥歷朝  
因承不改其制史籍有徵焉爾來千有餘載陵谷變  
遷諸國存其跡者十無二三先王郡縣之制每有  
詔令大政官符下諸國司國司承而宣布之國司所  
治古稱國府諸國往往至今猶有稱府中者國分諸  
寺懸官所置壹受國司節制故寺跡存于今者多在  
國府之界云武藏國多麻郡府中國分寺相傳護國  
之寺而滅罪之寺今既不識其處府中東距江戶城  
八十餘里境壤所至蓋歷世詞人所賞詠撫掌支野  
之地也丙子之春余遊府中主僧盛公曰吾護國精



舍當法運之隆堂觀壯麗寔巍然一大刹也成壤有時元弘之亂一旦焚蕩新田氏再造之功雖成兵革之世終不復古尋復消沈荒涼四百餘載於茲近募衆緣新營醫王閣安所傳瑞像以表靈跡興復之任某不敢當抑夙志不可以已也余歷訪舊址想見往昔壯麗遂陟彼高岡觀望所謂武藏大野方八百餘里者顧謂盛公曰上人勉之哉斯野之廣莫前世奧羽之道所經草莽際天日月出入其間虎狼從後盜賊邀前行旅白日莫不警戒畏懼方今四海朝東鯨波不揚率土之內戶口殷實民力普存無地不墾無

田不播自古草莽廣莫稱撫澤支野之地今盡爲良田數千萬頃東偏數十里犬牙緣界半爲文王之圃邑落相比鷄狗之聲聞于彼此大道如砥東通都城往來絡繹雖復先王盛世不踰今日至理國分精舍本爲護國立之故當法運與國運污隆當此至理隆興之世復之往昔壯麗者不足爲難上人勉之哉銘曰  
帝捧慧日光被宇宙渙汗其命金玉其構法鼓四響並軌靈鷲百六有數劫火爲寇威力若亡壞空不救千祀寥邈草木鬱茂茫茫曠野豺狼夜吼緝死淪沒

樵蘇回首至誠必應願言復舊於戲諸佛降我靈祐  
白賁亭記

王侯姑舍諸都人莊于彼郊者非吾實有所適以適  
之。人之言曰適於斯矣吾亦曰適於斯矣負郭之地  
惟寂惟寞未。知其所適竟爲何物也若瞽者摸索五  
色聾者傾耳鐘鼓山水之假若室之所造制置非我  
盡取則他人琴書靜好其室則是其人非是唯是少  
長市肆朝夕所求咄嗟便辦今也一肉之嗜供給不  
易居何所安而強耀此好羊質虎文當今之世巖穴  
之目舍我誰居僅足以快意矣否則富之燻灼木石

珍奇以爲豪具寧進於尺不退於寸人所應無旣爲  
已有揚揚自喜已之所無人或有之氣奮神馳慨然  
歎曰使我爲典午石氏始可以逞亦豪舉之徒耳亭  
榭盡輪奐之美園囿壯娛游之觀世傳習家之稱良  
辰美景嚴然爰有貴客干旄子子前行稱妮騶從盈  
塞門巷主人幅巾迎之曰不虞親舉玉趾披我荆棘  
鄙人有一簞食願饗從者而易牙之羞師涓之奏優  
孟獻笑顏如舜華者行酒浮白無算以火繼之豈敢  
辱命古人以不卜夜爲辭不解事者哉率以爲常陰  
爲居奇貨之所猶且謂近隣之人曰貴人欽我遠辱

草莽非幸而致之我不得已也流俗可厭最下極矣  
 今茲得數畝之地距赤羽三里許在彼西郊其可播  
 種者居二之二皆為菜圃又辟草萊不可容足者三  
 之一為二間茅屋南頭一間之壁海雲上人為猿鶴  
 圖餘一無所施設以為時遣閑興之所吾豈有意以  
 不適吾意為適而貪巖穴之目者哉吾豈有意求不  
 可求之富而驅馳木石與人相抗者哉吾豈有意致  
 干旄子子前行稱旋之客以為榮而居奇貨者哉家  
 君名曰白貴庶無咎耶余從而歌之其辭曰  
 帝錫一畝之地兮貴余宮于丘園葺茅茨其乘屋兮

編荆華以為門維築作謀於野兮固淳朴之所存豈  
 羨富與貴兮顧吾生之有涯尚接顏子之巷兮將同  
 樂於啓期斯宇之未荒穢兮胡為忽生菟絲培塿之  
 乎松柏兮草隣樹接余籬余既南東其畝兮日觀叅  
 之離離命童僕俛抽莠兮望膏雨之及時鳥之嚶嗟  
 求友兮杳懷遠余心悲世何處不煩囂兮東與西其  
 馬之四序之逝荏苒兮徒惜大陽西馳望平原聊縱  
 目兮臨流水長盤桓仰芙蓉極于天兮冀斯身有羽  
 翰已矣哉芋栗實腹兮袒褐禦寒優游卒歲兮野人  
 攸安

滑稽室記

米津侯自以病解職不惟冠冕若忘車轍無跡魏闕而已親姻列侯以至公卿大夫素善者凡賓客在門壹亦以病爲辭以簡應對之煩超然燕處人不可得而窺十稔於茲唯其好學之異於他子迪太冲及雄等時挾書而至則未嘗不翕然而起談話彌日繼之以蘭膏也間於後園中作一小室從容語余曰寡人之好子固悉之矣唯菟裘之老未得其時也朝典所奉邑政所施雖病且懶不可遺廢者日爲不尠斯室之作每且有司各白應白也於事而竣則鳧藻從

吾所好排戶入而居焉淵乎靜默耳無所聞日常在輪扁所謂糟粕者自得於懷終日不有一人侍側雖常所給使者亦不知寡人業於斯之爲何事其室則爾其人甚遠寡人有焉子其名而記焉余曰君侯居于斯室也靜之又靜是所謂昭氏之不鼓琴也其唯不彰是以不遺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事至而應不至則已不應之應應固無方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事事不事於事何必衡石量書多多益辦以爲事事且夫賤而逃世僧牛耶灌園耶何往不可逃處貴而逃惡乎逃輦轂下邸第有限出入有制何

往而可逃。必也心之所會。便自有山澤間想。境自不遠。其想存乎。不可存之際。所會愈至矣哉。人焉知其際。君侯常在邸第中。廟堂丘壑通而一之。圖而域之。獨居乎一酉之巔。眼如巖下電。日夜爛爛耀乎宇宙。其明無所不至者。固衆人所以滑乎爲疑。不可端倪之境。而吾儕小人。嘗試言之。不亦道有所存而然乎。斯室爲名宜。以滑疑。侯喜曰善。於是賜坐。命酒滿。引數爵。辭不知歸。不知遽遽爾。覺則今忽爲昨。雄也。惘在陋室。噫。嘗試所言之昨者。君子滑疑耶。恍然而起。若有失之。今者此之謂小人滑疑。

林鹿亭記

亭之取名。蓋於徇華大夫。所謂娛觀者乎。是爲熊藩。世卿松井氏政暇所爲。娛觀之處。而侯駕亦爲遊憩者。數云。肥人野伯修嘗語余曰。我藩松井氏先世有大勲績於我先君。食祿三萬石。爲八代城留主事。世承其緒。不但凡國之政事。諸有司所奉以周旋者。舉爲之綱紀。而世見。東都執摯。次子男之位。實與我公室終始。稱國老之元事。詳于家譜矣。余未蹈西海。據圖觀之。亭距八代城若干里。背山面水。而處肥之爲大。四疆所有。未必悉其十二三。自阿蘇爲鎮于國。

突兀玄武之位。山川形勝。壤土膏腴。若林藪邑落。塞于山濱。于海遠者。逶迤漫衍。一瞬千里。莫不供觀於茲。壯哉主當政暇之日。心有可爲。娛之事暢焉。娛於茲。觀以彷徨者。若眎諸掌。然夫大國上卿。家食五鼎。朝見次子男列。世專一城之任。稱公室貳補。固磐石之基。與國並昌。謂彼有某。此有某。聞于世者。天下不過數姓。而主居其一。自非先世功德。天祚其後嗣。若斯富有之業。不可倖而成也。豈若尋常侯國卿大夫。苟於其身。有才幹。堪從政之器。公事一墀。益我賞。隨績而加。顯然一時。究其死矣。榮勢頓盡。至子

若孫。一有不職之咎。貶黜仍至。稍稟不足以代耕。邑邑冗散之伍。甚至載質出疆者。比乎。方今主元老于國也。上之其君。邃於治道。興學布教。侯國政化。稱天下最下之百司。各任其能。左右唯謹。民人富庶。歲且比登。心無可爲。憂之事於。是乎。娛於茲。觀於茲。主其有之。不然。有如封內。一民不得其所。於主不爲無責。則將憂恤之。不暇頃刻。間何娛觀之有焉。昔人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主之爲娛。將後於邦人乎。其足以徵邦人固先於主。熙熙焉。各娛其所。侯國政化爲天下最矣。有音哉。亭之取名。可以爲記。

有松濱軒者。別爲一墅。松樹遵渚。綿亘煮海之場。非苟應接其境。莠言自口。不可得而形。姑舍諸。余蹈西海。將必有日。

賦

画鷹賦

仰觀元精於天文兮。搖光儼正乎其位。維靈耀之顯赫兮。或散形乎羽類。奉揚上帝之肅命兮。奮騰葍收之攬轡。遭遇少皞之御宇兮。職在司寇。敢有二呂尚佐周兮。翩逞其摯。行父相魯兮。蹇守其志。去仁之殺兮。乘候服事。羽之時者兮。足以稱義。託雄姿於五彩。

兮。發天機于片帛。曠歲月以就架兮。忘饑飽而安宅。蓄永念以予兮。立兮。抑積怒而屹整。翮豈迅逝展於寥廓兮。何逸氣益乎咫尺。目容之疾兮。側而不瞬。凜有深慮。孰與荆卿去燕入不測之域。頭容之舉兮。竦而不疲。慨有長歎。孰與王牆辭漢向殊俗之國。背容之利兮。磨而不磷。金鐵之英。孰與干將發矚之色。距容之勁兮。執而不失。磐石之固。孰與項王拔山之力。似喪配匹之可處兮。如企舊林之可憶。匪擬鸚鵡之能言兮。假令綢繆其鬱臆。行藏無意兮。剛剛之操。全乎一德。翕張非我兮。矯矯之勢。保乎兩翼。直上之材。

未試天縱兮。輕禽不飛爲之屏息。決裂之性將馳。電擊兮。走兔爲之伏匿。象之若茲兮。其儀不忒。神之儻存兮。亦不可測。若夫孟冬十月。嚴霜時降兮。北風緊厲。草木蕭索兮。郊原迢遼。彌望千里兮。野燒無際。公子王孫兮。紅顏白誓。狐裘危茸兮。獵服鮮麗。從禽於外兮。恣意奔詣。韓獹之俊兮。屈產之良。弓矢矰繳兮。車徒滿場。無物不從兮。馳騁彷徨。誰致其獲兮。賴茲揚揚。貽威容之颯爽兮。察自然之挺生。徒待鞬上之用兮。何爾作態之誠。讚歎繪事之特妙兮。傾寫造物之至精。自非解衣槃薄兮。奚爲援筆以經營。

頌

郁子頌并引

萍實爲楚王之應。兆于童謡。橘之徠服。靈均其有頌焉。昔天武帝蒙塵湖北。里民迎于路者。戴白過半。帝曰。胡然多胡考。一老跪曰。有郁子者。產于吾土。及菓熟時。少長餌之。將無比于圓丘。紫奈仙藥之次者乎。因獻數枚。自帝之幸里名王濱。至今稱焉。爾來千祀。有餘歲。十一月朔旦。王濱里民貢獻不絕。以爲常典。余於津田翁藥圃中視之。遂作頌以代翁七十壽詞云。



爾。

江之州兮水泱泱。我皇狩兮企相望。黃髮兮載路  
 簞食兮壺漿。維郁子產兮彼渚。采采以獻兮我皇。  
 羌爾為性兮仙物。年壽固延兮一鄉。覃其施榮兮春  
 夏。嘉實紛挺兮秋霜。鷄卵大兮赤如日。我皇聖兮  
 致珍祥。天攸眷兮民謳歌。蒼龍飛兮白鳳翔。皇統  
 兮萬世。厥貢兮有常。徙植兮何歲。鬱鬱兮煌煌。赭鞭  
 兮攸加。雜養兮成行。遂生兮咸宜。斯道兮稱良。芳名  
 兮流世。仁風兮遠揚。兒孫兮錫類。繁燁兮無疆。

辭

傷逝辭

嗟冥昭之交壹兮。且宇宙以閱世。環三辰之無端兮。  
 春與秋其成歲。伊有形之轉續兮。忽相尋乎其際。策  
 隙駟之駸駸兮。寓逆旅以遊憩。宛其幹流而遷兮。世  
 何物不更遞。一化盪而無遞兮。紛庶類之所係。誰凝  
 立而執故兮。體儻佃以永逝。感聖言之取譬兮。水悠  
 悠而溶滂。諒此理之不昧兮。固哲人之所達。孃余生  
 之無怙兮。何至哀可為奪。期高木於千歲兮。羌靈根  
 茲已撥。枝葉之失茂時兮。遭徂暑不可遏。風蕭瑟而  
 涼秋兮。霜露下以搖落。靡瞻不傷余心兮。昊天蒼以

遼廓仰罔極而莫訴兮。陟降庭何所託。慘憔悴而顏  
 色兮。徒銜恤以塊若。四節畢而栗烈兮。悲此室之寂  
 寞。音容邈而改歲兮。目髣髴其如昨。感物增哀。誰識  
 兮。日遲遲以載陽。眾芳擘以揚華兮。豈知人之云亡。  
 時周回而屈指兮。思怊悵竊自傷。上靈丘以趨拜兮。  
 號慕超乎初喪。擬烏哺而不逮兮。淚橫流於衰裳。咨  
 斯憂之無盡兮。綿其與天地長。庶至啓余手足兮。奉  
 遺訓不敢忘。

銘

笙銘

雍兮喟兮。鳳音攸象。伊兮洛兮。仙遊可想。

硯銘

今而有容。朋之攸宗。二三其朋。無日不從。於戲斯文。  
 未墜地。永賴爾之類。

靜勝室銘

神之庭。擇而處。古之人。得其所。大旱鑠金。能無熱乎。  
 氣蓋一世。能無傑乎。巧言如流。能無舌乎。爵祿於我。  
 能無繼乎。味與聲色。能無悅乎。靜乎靜乎。牝能勝牡。  
 吾乃以之。欲守吾拙者哉。

連城硯銘

質乎石方乎壁。經國之業。厥績不匱。考爾之績。豈管  
趙氏之寶之比哉。

過平山氏宅。床頭有甕。容酒二石餘。主人

引余宴於其側。醉後戲題八字。效梁丘遲

碑銘云。

同醉遍酌。豐備宴樂。

贊

關羽贊

髯耶髯耶。非髯馬。有如是威神。鯨彭之徒。宜哉。瞠若

髯之絕塵。

蹈海集卷之六

